

書評

評廖玉禪 (Jessica Leo)，2015，《全球客家：重塑中的客家認同》
(*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萊頓；波士頓：布里爾學術出版社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534 頁。

陳麗華*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暨歷史所助理教授

客家人作為華人中辨識度相對高的群體，一直受到海內外學者的高度關注。不過，在一個全球化日益侵蝕傳統生活方式的 21 世紀，宣稱自己是客家人是否還有意義？還有所謂的客家認同嗎？本書以馬來西亞至世界各地的「全球客家」為例，追蹤過去幾十年它如何由群體的文化 and 族群意識，演變成了個人的選擇。在作者看來，這既是立基於個人經驗的跨學科研究，亦是對 20 世紀末至 21 世紀初客家認同迅速變遷軌跡的翔實記錄。

作者出版該書的年代，是一個全球化趨勢風起雲湧、勢不可擋的時代。她探究 1980 年至 2010 年這三十年間客家認同變化的趨勢，不但濃墨重彩地描述了全球化變遷對於個體生命和認同的影響，亦樂觀地展望這一因素未來兩到三個十年仍將持續地發揮影響力。孰料進入 21 世紀的第三個十年，全球便因新冠疫情而陷入了持久的封閉與隔離狀態，國際局勢與地緣政治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波濤洶湧的全球化似乎轉瞬間成了遠眺及憧憬的對象。未來人類社會何去何從尚不明朗，但是跨域流動、文化變遷、數位科技、基因交換等因素，並不會從客家人、亦或是全球其它群體的日常生活中消失。重讀該書，彷彿與另一個時空下

* E-mail: lhchen101@mx.nthu.edu.tw

投稿日期：2022 年 4 月 8 日

接受投稿日期：2022 年 4 月 30 日

Date of Submission: April 8, 2022

Accepted Date: April 30, 2022

的價值體系進行對話，亦有助於我們省思新時代臺灣客家認同的走向。

一、本書主要內容

本書由前言與七個章節構成。在前言中，作者從個人經歷出發，闡明了自己問題意識的來源，以及為何會選擇「全球客家」這一研究視角。作者出生在馬來西亞霹靂州木威鎮，是客家移民的第三代，她從小接受英文教育，赴紐西蘭取得學位，並在日後穿梭於紐西蘭、美國、加拿大、英國、新加坡等地工作，最後定居於德國。在日常生活中，她是典型的多重認同持有者，視乎對象而選擇不同的身份認同。不過，面對馬來西亞故鄉新一代成員客家話的快速流失，她仍感到相當震驚。在她看來，過去三十年是整個海外客家社群以驚人速度「去客家化」的過程，如何分析外部環境變遷對於這一變化的影響，並探究 21 世紀該用何種方式定義客家，是本研究的核心問題。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作者提出了「全球客家」的分析性概念。這一概念捨棄傳統上對於分散地理區域客家人的點狀研究，而將其放在全球的廣闊脈絡下進行重新思考。如她所言，正是由於全球化所帶來的移民跨國流動、解域化、異國文化影響、技術進步及跨國婚姻等，導致了客家認同逐漸被侵蝕與邊緣化，「去客家化」的過程遂迅猛發生，亦帶來客家認同的新變化。而傳統的「客家移民」、「海外客家」、「華僑」、「離散」等概念，均帶有特定的理論預設與適用範圍，對於分析深度、系統地受到全球化影響的客家群體而言，並不適用。而「全球客家」這一新概念，指的是離開原生國、定居具有不同文化他國的客家群體，背

後強調了全球化浪潮及連鎖效應的深刻影響。她的研究對象，即是和她一樣來自馬來西亞木威鎮的特定客家移民，往往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在西方發達國家及東亞世界流動的經歷，可能或多或少對客家文化遺產有興趣，但日常生活中早已失去了客家文化特性或講客家化的能力。在各種不同文化環境的衝擊下，其客家認同往往只是其多重認同中相對邊緣化的一部分，但卻依舊存在。為何會如此？下面的章節作者便試圖給出答案。

第一章〈客家認同走向世界：方法論與問題性〉，作者再次勾勒自己的研究架構，以及研究方法與其限制。按照她的描述，全球化所帶來的跨國流動、文化適應、解域化、基因交換等因素，一方面導致了客家認同的流失和邊緣化，但另一方面，通訊便利、交通成本低廉、教育和文化擴張等，亦使得跨時空的彼此連結、重塑認同成為可能，木威全球客家的個案，便為 21 世紀客家移民和認同的批判研究，提供了一個豐富的例證。在研究方法上，作者立基於個人經驗，希望從「內部者」的觀點，探究全球化時代客家認同的變遷。同時，她也借鑒了人類學、族群學研究者對於族群、歷史研究的取徑，即客家研究範式已經從本體化的論述，轉移至更為靈活的個人經驗與具體化知識考察，在這一意義上，她認為自己的經驗和研究將有助於推進全球客家認同研究。她亦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歷程，六年多時間中她曾多次探訪馬來西亞木威鎮、赴中國大陸尋根，並訪問分散世界各地的馬來西亞客家人等。由於馬來西亞木威鎮的樣本不多，「內部者」觀點亦有局限，她亦廣泛蒐集文獻資料與前人研究，試圖從更寬廣的視野，探究全球客家的特色。

第二章〈客家研究與客家文本中的認同製造〉，則回顧了 19 世紀

以來客家書寫與客家研究的歷史背景，尤其是以 12 份其它研究者較少採用的客家各種類型文本為例，展示客家認同變遷的軌跡。這 12 份文獻若從文獻類型分析，除了家譜登記、派輩歌與名為「人家日用」的客家詞彙表外，會發現大部分都是各個時期的客家民謠、小調與流行歌曲。作者試圖分析其中展示出來的客家認同基本元素，如宗族、性別、職業、文化、語言等的角色，以及一些被稱為客家特性的元素，如勤勉、獨立、努力工作的能力、節約等如何在其中呈現。她也從這些歌曲當中，發現既有早期原生性的認同焦慮呈現，亦有當代流行歌曲中，發現已經脫離了客家精神或氣質的移民、地方化、跨國主義等。如從文獻的來源地分析，可以看出部分文獻來源於中國大陸福建、廣東等地的社區，被認為是傳統的原鄉之地；而其它大部分則與馬來西亞的客家移民有關，或至少在馬來西亞社會經過文化的改造與轉譯，例如馬來西亞客家小曲「番人曉著褲」、「亞婆買鹹菜」便頗具地方文化特色（本書附錄中均有全文呈現）。

第三章〈移民模式〉中，作者將移民視為是客家的重要文化標籤，並展示了全球化、跨國主義與解域化對於客家移民的深遠影響。在她看來，傳統的移民理論通常分成三個階段論述，其一為原本的文化論述，其二為現在的移動過程，其三為同化入移民社會的過程。不過，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新移民來說，有諸多傳統移民論述無法解釋的流動軌跡。作者認為在此基礎上，應還要加上兩個新的階段，即華裔子孫再移民的模式，以及從移居地再次返回出生地的旅程。作者也根據自己的觀察和研究，提出了 1980 年代以後一些新的移民模式，如移回出生國、作為準移民的學生群體及跳機者等。作者也深入探究了木威全球客家移動背後

的最大促動因素，即馬來西亞社會內部的政治變化。1970 年代開始，馬來西亞政府實施新經濟政策，該政策建構了有利於馬來人的分配體系，而華人則在教育、文化、政治自由、工作及商業等各方面都遭受歧視，導致種族分裂和憎恨。尤其是高等教育機會的限縮，導致了不少馬來西亞年輕人的出走。此外，馬來西亞社會 1970 年代晚期逐漸伊斯蘭化，不同族群對於國家政治走向意見不同，亦加速了外移的潮流。作者甚至稱：「木威全球客家認同的變化，是馬來西亞種族政策的副產品。」（Leo 2015：84）而另一方面，澳大利亞、紐西蘭、加拿大、美國等工業國家開放移民，吸引專業的勞動力，成為移民的最大拉力。

第四章〈族群、漢、中國與海外華人〉，透過展示這些不同概念的流動性，作者試圖客家「族群性」在 21 世紀客家研究中沒有位置，必須放入全球客家的框架下重新定義，同時亦反駁鐵板一塊的中國性與漢族性。她認為「客家族群」這一定義在 21 世紀有問題的原因之一，是之前學者所賦予客家族群的種種特性，例如父系制度、地域性、語言等等，在年輕一代身上均已經蕩然無存。其二在於馬來西亞的客家人均可以聚集在「華人」的大傘之下，構成統一的族群，以便與馬來人、印度人等族群競爭。而為了重新定義，就需要重新審視東南亞客家人相對弱化的客家認同、相對強化的漢人認同的關係。在作者看來，華人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族群性的，有非常多不同的樣貌和選擇性。這也給了馬來西亞人在「華人」的標籤之下，發展獨特的認同空間的可能性，儘管客家在裡面成分很小。其三在於作者認為這一詞彙很深入地受到種族或民族主義的影響。中國大陸和臺灣均試圖將自己塑造為全球客家文化的中心，而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這些地方的客家人，實際上採取的是更為開

放、更具靈活性的認同概念，各地具有不同的中國性。和中國大陸民族主義取向、臺灣政治議程取向的客家相較，東南亞全球客家有截然不同的客家認同，不忠誠於特定國家，亦未形成特殊群體，在定居國爭取政治利益，可謂自成一格。本章的最後，作者提出「客家性」是更適合描述個人感覺中客家認同的概念。

第五章〈客家認同的過去、現在與未來〉，作者認為在身份認同更為多元的 21 世紀，去客家化過程已經勢不可擋，應用更個人化、更具靈活性的「客家性」概念，取代傳統的本體論定義。她首先追溯了學界對於客家認同起源的不同看法，指出客家名稱和認同是自稱還是他稱問題的論爭只是學術性的，可以確定歷史上客家認同曾根據不同的目的，有幾次變換。其次，她亦考察了目前學界對於客家基因的爭論，認為這一研究取向亦只能證明移民路徑的生物聯繫，而無法說明和客家的關聯。受到人類學等族群研究的影響，她認為去除客家本體理論，從個人概念角度討論客家是可行的。馬來西亞的客家認同處於被不斷侵蝕的處境，但是放在世界性的平台上，依靠個人選擇和生活方式，擁抱與客家認同有關聯的少量元素，亦即她所謂的「客家性」，便成為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一個合適選擇。重要的不是「客家性」的數量和質量如何，而是個人主觀認同上它是可以比例化、份額化的對象，從而嵌入到多元認同的整體格局之中。她認為此概念亦可以用在其它群體身上，成為評估 21 世紀消亡傳統認同的概念模型。

第六章〈客家文化標籤〉，作者重新檢視了 20 種被視為客家文化標籤的元素在馬來西亞客家社區中的呈現，分析其對於建構新世代個體的「客家性」是否有所助益。她列出的文化標籤包羅廣泛，但大部分對

她來說已經是失效的標籤。如首先列舉出來的血緣和語言，她認為這些標籤賦予客家人以無可爭辯、無法協商的客家認同，但這些因素在 21 世紀已經迅速變化和消亡。其次則是教育和職業，客家移民第三代往往受過高等教育，傳統上被賦予客家人的職業類型已經逐漸消失，亦導致標籤失去功能。而屬於客家人的信仰、死亡禮儀、賦予男孩的某些傳統儀式、童養媳，以及郎名等習俗，有的已經逐漸消失，對於客家性建構作用有限。此外，戰鬥先鋒精神、勤奮、節儉、保守等被視為客家特性的標籤，亦只是美好願望的迴響，在 21 世紀同樣已經失去基礎。最後，女性角色、藝術表達（如客家山歌等）、輩名等還有存在，亦對客家性建構有幫助，只是作用不一而足。總括而言，她認為這些文化標籤是客家歷史的遺產，可以在研究歷史和回憶的時候使用，至於是否以此定義自己的客家認同，關注主觀認同層面的客家性或許是更有效方法。

在結論部分，作者重申了自己的上述觀點，亦從自身經驗出發，描述了客家認同的現狀及展望未來。她認為在全球化時代，客家認同流失已經不可避免，對於客家的認識對兒時鄉愁式的回憶。「客家性」的定義與特定文化屬性無關，而與個人面對變動的外部環境，如何進行靈活彈性的認同選擇有關。至於未來，她認為客家認同不會復興，但會低水平維繫。對於她所屬的木威全球客家來說，悲觀一點，客家認同未來兩代可能會消失；樂觀一點，可以用宣稱客家性的方式，賦予個人認同更為豐富的多面性。

整體而言，作者的書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整體的全球客家文化變遷討論，另一部分則是以馬來西亞木威鎮移居世界各地的移民為例，探究全球客家的認同變化。這兩種探究取徑背後均有東南亞社會特

殊的歷史與文化脈絡，在學術研究取徑上亦均帶有跨學科影響的色彩，正可與臺灣社會和學界的討論形成比較與對照。

二、「全球客家」研究：與臺灣社會的比較

近年來，臺灣政治風向的轉變與學界研究興趣的轉移，亦使得東南亞客家討論熱度日漸升高。作者的研究個案聚焦於馬來西亞的木威全球客家，書中亦分析了馬來西亞過去幾十年來特殊政策對於該群體的影響，無疑對於從比較角度出發，探討不同地區客家認同變遷的讀者而言，是極好的借鑒之作。同時，作者亦試圖從更宏觀的角度探討 21 世紀客家認同的變遷，其中亦不乏與臺灣社會對比的例子，亦有助於反思臺灣客家研究中的範式轉移。

首先需要釐清的，是作者對於「全球客家」的定義，便與臺灣社會存在差異。正如她所言，「全球客家在移民之前，是全世界客家社區的一部分，但不是全世界所有的客家人都是全球客家。」（Leo 2015：3）這一概念強調的是全球化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變遷的影響，指的是離開了原生國，而到文化迥異的其它國家居住的客家群體，亦可能多次流動。在此定義下，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傳統意義上的客家人便被排除在外。落實到更具體研究對象上，被她稱為 BGH（即 The Beruas Global Hakka，木威全球客家）的群體，才是其分析的核心。木威鎮（Beruas）位於馬來西亞霹靂州，包含一個鎮與一個新村，後者是二戰後英國人建立的 440 個新村之一，東莞客家話是當地華人的主流語言（另外亦有閩南話）。不過，「全球客家」定義下的客家人，實際上也

排除了木威鎮上的絕大部分客家人，目的是聚焦在一小部分在全球化浪潮中處於流動頂端的個體。可以看出，這一概念本身便具有雙重性，一方面它具有很強烈的跨域精英性格，另一方面則亦不脫地方社會原生社區的根源。

反觀臺灣社會，「全球客家」雖然有時是籠統指稱分佈在全球各地客家人的詞彙，但取代傳統的「移民」、「華僑」，乃至「海外客家」、「國際客家」等詞彙，背後有 1980 年代末以來臺灣政治、社會與學術演變的深刻影響。在學者看來，這一階段已衍生出越來越多的「制度化」因素，例如對族群運動的賦權、官方政策的認可，以及個人利益考量等，讓客家族群認同越來越具有「制度化政治認同」的傾向（許維德 2013）。同時，學界亦越來越清晰地發展出「客家學」的研究取向，它開始反思客家處在漢族邊陲地帶的處境，與其中原客家宣稱之間的矛盾，同時將客家移民史放入到世界資本主義勢力擴張的宏觀脈絡中進行觀察，亦強調跨越人文與社會科學鴻溝，採取跨學科研究的重要性（莊英章 2019）。

在這一背景下，對於何謂「全球客家」，亦發展出與作者不盡相同的觀點。如吳憶雯便將變革的發源，指向 1990 年代以來全球史興起的影響，這一研究取徑試圖挑戰之前世界史論述中的西方中觀，對於亞洲國家如中國、日本、印度等給予更多關注，在比較的視野上尋求對於全球歷史的新詮釋。她認為所謂「全球客家」，既包括客家族群在中國大陸的原鄉所在地，亦包括散佈在海外的各個移居地，重要的是在不同歷史時期，如何與海外移居地的各個國家、社會、文化群體等進行互動。這種跨地域、跨文化、長時段的研究方式，才是其心目中全球客家研究

的核心。她的研究也告訴我們，2000年之後陸續成立的客家行政機關、博物館管理及研究機構，以及大學中的客家研究單位，成為推動「海外客家」、「全球客家」相關各種計劃的最大動力（吳憶雯 2017）。黃信洋的研究則更深地受到社會學觀點的影響，他認為「全球客家」應是探討全球客家族群網絡浮現與擴張的過程，而客家人口、客家社團、國際會議與博物館，則是全球客家得以成立的「四大基礎」。由此，他聚焦於分析 1971 年開始在世界各地輪流舉辦的世界客屬懇親大會，其背後隱含的政治文化意涵為何。另一篇文章中，他更明確指出「全球客家」即從客家文化全球互動的角度探討客家文化發展，背後暗示了存在廣義上的全球客家文化圈（黃信洋 2017、2020）。這顯示出無論是分析主體還是研究方法上，不同的學者看法亦不盡相同。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臺灣學者與作者類似，亦認為「族群」一詞已經不足以涵蓋全球客家的特性，並試圖賦予本地客家社群以更大的主體性。

其次，在作者看來，不同地域客家認同的表現方式是不同的，而背後的促動因素不僅有本國政治變化的影響，亦有外部環境，甚至是全球因素的影響。她指出臺灣相當特殊，是世界上唯一有客家政治議程的國家。關於族群與民族的爭論，在 1980 年代後期臺灣解嚴以來立即爆發，也使得客家人逐漸被建構為臺灣四大族群之一（Leo 2015：121-2）。由於政府的努力，客家族群認同變得頗具政治性，亦是展示臺灣多元文化主義的工具。她引用 Jens Damm 的研究指出，多元文化的採用不單是為了國族建構，也是為了在國際上取得合法性，以客家為例向世界證明臺灣是多元文化的社會。相伴隨的，是大學中客家研究機構的設立、客家國際會議的召開等。（Leo 2015：55、183）。而在法屬波利尼西亞，

則族群化了（Leo 2015：24）。

相較之下，馬來西亞社會在客家認同的塑造與重塑上，則處於截然不同的政治環境，亦沒有興趣發展族群客家的政治議程。不過，作者精彩地分析了馬來西亞近幾十年來政治變遷，對於當地客家認同的深遠影響。木威鎮的全球客家移民主要是馬來西亞種族政策的副產品，1970年代的新經濟政策，尤其是高等教育配額制度，導致種族不平等和對華人不利，不少華人遂選擇去海外讀書和工作。在馬來西亞的政治話語中，亦沒有「中國方言族群」的需要。馬來西亞客家人將自己視為是漢人下面的一個文化群體，來對抗馬來、印度人，而用「客家族群」會暗示和其他馬來西亞華人太多差異和分離。而對於1980年代以後分散在經濟發達國家各大都市的華人客家精英而言，在多重認同的爭奪過程中，客家認同所處的位置極為邊緣。

既然如此，為何還是有馬來西亞華人大聲說出「我是客家人」？作者至此則捨棄了對於原生社區政治經濟環境的強調，轉而將焦點放在了個體的主觀認同上。她指出，在21世紀是否是客家，與個人生活方式及選擇有關，即在認同中容納多少的「客家性」，這個概念巧妙地減少它在一個人主觀認同中所佔的分量，從而適應個人認同更為分裂和多元的情況。由此，客家認同變得非常開放和有彈性，可以根據情況擴大或邊緣化客家認同。同樣，一個人身上也可以有各種「某某性」，從而調和各種認同之間的矛盾。這同時有理論和現實意義，因為在她看來未來客家可能會面臨如何「測量」客家人的問題。她的立基點，是那些具有極高流動能力的少數客家精英群體，但是文化衝擊與認同流失是現代社會群體均面臨的問題。反觀臺灣社會，雖然國家在客家族群重塑上扮演

核心地位，不過 20 世紀後半以來的都市化、流動化甚至亦包括全球化，同樣帶來了「隱形化」的焦慮、客家認同的流失以及多重身份認同等一系列問題。如何從具有能動性的個體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反思，作者新穎的回答方式便頗富啟發意義。

本研究試圖在族群認同受到侵蝕和個人認同日趨複雜的全球化時代，找到客家認同重構的空間。雖然建立在少量調查和資料基礎上，但是有內部人的觀念，為窺見客家族群認同在新時代的變化和重生提供了生動的例子。跨越 21 世紀的第一個 20 年，整個世界進入一個動盪、隔絕、重組的時期。沒有人期待它是常態，但它已深刻地影響了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與文化心理認同，足以讓客家移民與客家認同面臨嚴峻考驗。如何以比較的視野觀察不同國家與族群的因應之道，與全球整體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以及追尋本土客家社群的主體性，將是新世代跨學科的客家研究者繼續面對的問題。作者已經跨出了社區範疇，將討論維度放大至全球尺度，不管未來這一尺度會如何調整校準，已為客家研究的深化提供了獨特的比較基礎。

參考文獻

- 許維德，2013，《族群與國族認同的形成：台灣客家、原住民與台美人的研究》。桃園：中央大學出版中心；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 莊英章，2019，〈族群互動、文化認同與「歷史性」：客家研究的發展脈絡〉。頁 41-53，收錄於蕭新煌主編，《客家研究與客家學》。

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吳憶雯，2017，〈由全球史視角從事客家研究的幾點看法〉。《中正歷史學刊》20：211-233。

黃信洋，2017，〈政治先行抑或文化先行：政治先行抑或文化先行：世界客屬懇親大會的全球客家網絡建構方式之探討〉。頁 499-531，收錄於張維安主編，《在地、南向與全球客家》。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出版社。

黃信洋，2020，〈評蕭新煌、張翰璧、張維安編，2020，《東南亞客家社團組織的網絡》〉。《全球客家研究》15：175-200。

Jessica Leo (廖玉禪), 2015, *Global Hakka: Hakka Identity in the Remaking* (全球客家：重塑中的客家認同). Bosto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 (萊頓；波士頓：布里爾學術出版社)。

